



金穗丛书

白山忠魂

——优秀共产党员刘顺财同志学习资料汇编

范忠玉 赵明仁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生的价值，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

——列夫·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长白山忠魂

——记优秀共产党员刘顺财

中国城乡金融报 孙宏兵

省农行党委宣传部 邢树勋 赵明仁

“我就信共产党，我就图共产党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一定要活下去加倍工作……”从事金融工作22年递交过20多份入党申请的刘顺财一次次重复着亲戚同事耳熟能详的肺腑之言。然而——

“顺财走了，才45岁……俺妈说他勤快、孝顺，俺哥说他义气、幽默，俺妹说他开朗、活泼……俺全家都喜欢他……”妻子张福芬一声声低诉着对亲人的无尽思念。

“顺财当上经警后总是不回家，不是替别人值班，就是为人家买东西做饭。他自家菜园子里种什么菜，看一看同事家的餐桌就知道了……”同志们一件件追忆着顺财的感人小事。

“可惜呀！他是个大好人，走得太早了！”周围人一遍遍深情地慨叹着一个好人的离去。

是啊，顺财走了。走的匆忙，但走的清醒；走的无愧，却走的平静。顺财走时——面对着上升的太阳！

巍巍长白山默默垂首：向一个平常人致意，汤汤大柳河轻轻

吟唱：为一个普通人送行！

在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精心组织的为期 10 天共 9 场的刘顺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近 6000 名农行员工接受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洗礼。与会者被刘顺财同志的感人事迹强烈震撼，难抑泪垂。

刘顺财生前是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办事处经济民警，中共预备党员，专业工作年限 22 年。22 年来，他用自己始终无悔的追求和一腔赤诚的热血谱就了人生最华彩的乐章。

第一章 人格的魅力

世界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也可以折射不同的人格。20 世纪后半叶，这面公正的镜子，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平常人的形象，更将他不平常的人格魅力折射向四面八方。

1974 年，刚刚初中毕业的刘顺财，“下插”到柳河县二道沟红星村小七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 3 年的锻炼期间，任集体户户长、团支部委员的他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带领两名共青团员挨家挨户，挑尿掏粪，从没记过工分。他主动照顾两名“五保”老人的善举，小七队的乡亲更是有口皆碑。“生产劳动模范”、“好共青团员”等桂冠相继戴到了他的头上。

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1977 年 4 月，告别“广阔天地”的刘顺财幸运地跨进三源浦信用社的大门，在这个全新的岗位上，刘顺财勤学苦练，很快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和肯定，年终就被评为柳河县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一年后，他被农行三源浦办事处选录为正式职工。20 多年来，他先后担任出纳员、出纳组负责人、农贷员、储蓄组负责人、信贷员、经济民警、基建监督员。

无论岗位怎样变化，刘顺财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作风从来

没有变过。出纳工作又苦又累，一些人都想方设法改换门庭，而刘顺财一千6年痴心不改。三源浦是一个热闹的小集镇，办事处每天现金收付量较大，而当时一般基层营业单位均没有条件配备点钞机，全靠手工整点，工作一天下来，手指都不听使唤。为此，他苦心琢磨出“整币模”的“土法”，钱捆得紧，敦得齐，封得好，令外来参观取经的同行叹为观止：连损伤币都敦得如此整齐，找不出一张正反面，真是不可思议！他所在的出纳组连续六年被县行评为“五好钱捆”示范单位、先进出纳组，并且得到县人民银行的好评。他本人也获得县行出纳点钞第一名、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在他生前的读书摘记中，我们找到了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注脚：如果每一块砖都想放在其它砖的上面，那么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

在基层，前些年信贷员几乎就是“财神”的代名词。为了获得贷款，找刘顺财走门路，通关系的大有人在。而刘顺财从来没有放弃过信贷原则，为此甚至得罪过自己的亲舅舅。

1993年秋，刘顺财的舅舅一边找刘顺财的母亲说情，一边找时任农贷员的刘顺财，想以盖塑料大棚为名贷款5000元，给儿子娶媳妇用。顺财委婉地对舅舅说：“贷款是解决农业生产费用的，用来办婚事不符合原则，不太好办。”舅舅气不打一处来，从此不去他家，见面也不搭理。刘顺财知道舅舅在气头上，就主动到他家去看望，逢年过节都给他买食品买酒。等舅舅气消了，就给他讲解贷款政策。后来刘顺财病逝停放在太平间里，舅舅老泪纵横地赶来送行：“这孩子有正事，我错怪他了。”并抱来两捆稻草铺在水泥地上要陪他住最后一宿。

在先后近5年的信贷工作中，刘顺财坚持“三查”制度，连年实现“三无”，多次被县行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单位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1980年，自学建筑知识、经考试获得施工监理资格证的刘顺财，被抽调到县行基建办，做质量监督员。他尽职尽责，一丝

不苟，所建的办公楼被市县评定为优良工程。县行领导叫他留下工作，可他却说：“我家人口多，上有老下有小，会带来不少麻烦，就在基层干吧！”

放弃了留县行工作的机会，刘顺财又回到三源浦，接受了办事处修建办公楼的质监工作。刘顺财铺盖一卷，吃住在工地。一次，建筑队打楼板，需一次性完工不能中断，正患重感冒的他坚守岗位，严格把关。半夜 11 点多钟，他发现搅拌机投料比例不对，石头少，砂子多，硬是坚持让施工队返工。施工队长很不痛快：“工程小，毛病不少，我干那么多大的工程也没有要求这么严的。”挖办公楼台阶地基时，按质量要求需挖 3 米深，挖到 2.8 米时出现塌方，施工队长对刘顺财说：“这也不是楼基础，就算了吧。”刘顺财就是不松口。队长又让其内弟悄悄塞给刘顺财 500 元钱，被他谢绝了。施工队只好借来两台大抽水机，抽干地基里的水再挖。事后队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不是党员，比党员还认真，让我多花了好几千块钱。”

刘顺财常对朋友和家人：“建筑工程事关重大，拿人家的东西怎么监督人家。”1992 年刘顺财负责三源浦办事处办公楼基建质监工作，他内弟向他要一推车板皮，他没有答应。内弟又自己找施工队，队长一拍胸脯：“顺财的事就是我的事，没问题。”刘顺财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他对内弟说：“我抓基建你去要东西，今后我还咋干？施工队这些人别说你要板皮，你去要钱他都乐意给，咱不注意咋行。”内弟见姐夫叫真儿，只好把板皮送回工地。

还有一次，妻妹找他要几块玻璃做鱼缸，他耐心地对妻妹说：“单位的东西，咱不能拿。”气得妻妹瞪了他一眼扭头就走。没几天，妻妹到三嫂家串门，看她家的铝合金壁镜很漂亮便问谁给的，三嫂说：“是我和顺财要的。”妻妹马上去找顺财，气哼哼地说：“我跟你耍几块破玻璃都不给，你却给三嫂家送壁镜，我差哪呀？找你办点事咋那么不好使。”

其实妻妹不知道那是顺财自己掏钱到美术社买来送给三嫂

的。为这事妻妹好长时间不到姐姐、姐夫家串门。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人事变动”事件，却使妻妹改变了对姐夫的看法。那年县行根据上级行亲属回避政策，决定让顺财的连襟（妻妹的丈夫）孟建敏调离三源浦到五道沟办事处工作，小孟不愿“背井离乡”，久拖不走，顺财知道后二话没说，主动找领导“换”下了建敏（4个月后因搞基建，他又被调回三源浦）。建敏被顺财的人格所感动，逢人便说：“与顺财相比，我太渺小了。”

1994年单位需要充实经警人员，刘顺财听到有人议论：“当经警有啥出息，不懂业务的才去干呢，跟打更差不多。”陷入沉思的刘顺财夜晚久久不能入睡……

“千秋定国赖戎衣”，农行发展赖安全。刘顺财热爱业务岗位，更感到自己有一种保卫农行的神圣职责。他找到主任：“如果看我行，就让我干经警吧。”“你业务底子那么好，不干业务太可惜了。”“我想好了，保卫这摊事儿，人命关天，如果出事的话，经营也没法搞，就让我干吧。”“那你当负责人吧。”“于红年轻，还是让他负责，能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不负责一样干。”

为了当好经警，他认真学习安全保卫规定和经警守则，严格按章办事，每天不但认真检查办事处的安全设施，而且上、下午都认真检查5个储蓄所、柜，及时纠正违规行为，甚至谁上班时打毛衣、闲唠嗑他都管。

199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住在营业所的职工韩晓旭与两位朋友在外面喝完酒后要带他们回营业所住宿，当班的刘顺财说：“留宿绝对不行，这是制度。”小韩当时很不高兴：“又不是外人，咋这么死板？”可是在韩晓旭结婚时，刘顺财跑前跑后忙得脚不沾地，韩晓旭感动地对别人说：“顺财这人工作是工作，人情是人情，绝不掺合。”

的确，刘顺财就是这样一个人，丁是丁，卯是卯，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人们由不理解到由衷佩服，由不愿接触到乐与为友，他们看重的，是刘顺财正直的人格。

第二章 活着的雷锋

无瑕的荣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宝，而荣誉的含义就是义务。

刘顺财的一生可谓与荣誉时时相伴。但这与他的付出远远不成正比。他的同事告诉记者，如果为了荣誉，顺财是不会那么干的，他的生性就是热爱本职、助人为乐、勤劳朴实。

柳河县支行会计科长徐世杰，是1982年在三源浦办事处参加工作，1990年调到行会计科的，与刘顺财朝夕相处了8年时间，他说顺财的勤奋、勤劳、与人为善，是一般人比不了的。1985年前后，三源浦镇军用机场有一家储蓄所，因信用社人手紧，不能接管（当时一般储蓄所都划归信用社），每天的营业款项均由当班的两个女同志从几里外送到处。时任事后监督工作的刘顺财认为这样很不安全，与其每天结帐都得等她们送款，不如主动去接一下，谁知这一接就是两年多，而其间他没有领过一分钱的报酬。

三源浦办事处后院一簇簇马莲花，每年的这个季节便竞相开放。睹物思人，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院子里20多个品种的花草都是刘顺财亲手浇灌栽培的。刘顺财栽花种草如痴如醉，只要能想办法搞到的品种，他都不肯放过，每到夏天，他会不顾妻子的唠叨，把在家里培植的夜来香搬到营业室，奇“闻”共赏。一进屋，大伙儿就会闻到一股扑鼻馨香，办事处的办公环境因此令顾客流连忘返。

“顺财当上经警后总是不回家，不是替别人值班，就是为人家买菜做饭。他自家的菜园子里种什么菜，看一看同事家的餐桌就知道了。”已调支行营业部的信贷员相振学如是说。

其实，早在1974年插队期间，刘顺财“义务劳动”就成了习惯。那年腊月二十九，早已放假的“知青”们都回家团圆去

了，刘顺财却放心不下体弱多病、无儿无女的宫祥东、于安乐两位老人。

来到宫祥东的住处，映入刘顺财眼帘的是一幅凄惨的画面：老人正在炕上痛苦地呻吟，连个端茶接水的人都没有。刘顺财忙找了几个乡亲，冒着凛冽寒风，顶着漫天大雪，穿沟越岭奔向三源浦医院。17华里的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汗水湿透了内衣，外衣却结了一层冰霜。

把老人送到急诊室后，他又东凑西借了80元钱给老人做手术。由于病情太重，老人终于还是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刘顺财从宿舍取来毛巾、脸盆给老人最后一次洗脸，又去买了寿装和棺木，过完春节后，他同小七队的社员把老人送回沟里埋葬了。

另一位老人于安乐得到了刘顺财更加悉心的照顾。他每天给老人担水劈柴，每次回镇上都给他买药、带些补品。刘顺财返城时，老人拄着拐杖把他送到村口，同来的乡亲们说：“顺财，出息了，别忘了小七队。”于安乐拉着顺财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脸上的泪水擦了又擦，目送顺财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

刘顺财参加银行工作以后，没有忘记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他每年都抽空回上七队一两次，捎去药品和衣物。每逢清明节他都去给宫祥东老人坟头添土。

刘顺财是有名的多面手，工作之余，他做了一只百宝箱，备了一些日常修理的工具，单位里大到锅炉、门窗、报警器，小到安锁头、修钥匙、修自行车、维护电路，都被他包了。一次，办事处的下水道被垃圾堵住，他钻进又脏又臭的下水道，干了两个多小时，从下水道里出来时，浑身沾满了污物。有人笑他“傻”，他却说：“要是花钱雇人干又得百八十块，省点是点。”20多年的时间里，他义务维修为单位节约资金两万多元。

从刘顺财遗下的摘记中我们再次找到支配他言行的座右铭：壁灯虽然美丽，但只能给一户带来光明，路灯虽然简陋，却能给大众驱散黑暗。20多个寒来暑往，他就像一盏路灯，把光明献

给别人，把阴影留给了自己。1998年初，他经常肚子疼，去医院检查的前一天，他还给单位职工送大米，一袋袋大米扛在肩上，一串串的汗水顺着他苍白的脸流下来，人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刘顺财已被死神所逼，而他表现出的却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毅力。回到家里，爱人边给他打扫身上的灰尘，边红着眼圈心疼地说：“你有病，咋还不注意呢。”

对待同志就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自己，刘顺财却俭朴得无以复加。他的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哥哥送给他的一台18英寸的彩电。现有的几件家俱也是别人淘汰的二手货。妻子原在三源浦百货商场工作，是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县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由于企业经济效益较差下了岗。女儿正念大学，风烛残年的老母亲要照顾，家中的生活来源全靠他一人的工资，可他不向单位伸手要补助，生活非常节俭。每当清晨、傍晚，人们经常看到刘顺财蹲在炉灰堆旁挑煤核儿。有人说：“顺财，你太掉价了。”顺财说：“偷人家的、抢人家的可耻，勤俭节约过日子不丢人。”

刘顺财老少三代一直挤住在40平方米的旧平房里，可他两次把办事处调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别人，1995年末才搬进没有客厅、没有厕所的公房。1998年8月份，面对肆虐的洪涝灾害，刘顺财拿出50元钱捐款，办事处领导考虑到他病魔缠身，外债累累，劝他不要捐了，可他却说：“江边的人连家都没了，比我还难啊！”

刘顺财与他的结发妻子张福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上学，一起插队，一起参加工作，一起步入结婚礼堂，当记者问及他俩的感情生活，张福芬满脸荡漾着幸福：“俺妈说他勤快、孝顺，俺三哥说他义气、幽默，俺妹说他开朗、活泼……俺全家人都喜欢他，每逢过年过节，俺两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顺财里里外外忙着张罗，兄弟姐妹吃饱了、喝足了，忙着打牌、玩乐，他一人又要忙着收拾，从不让别人插手。顺财是个孝子，对俺父母特别孝

敬，后事全是由他操办的，正因如此，俺俩结婚 20 多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

去年 10 月，回天无力的通化医院向刘顺财的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书。不得已，顺财被接回老家休养。由于身体极度虚弱，他一直是卧床休息，为了不让母亲看到顺财的那副病态，顺财的三哥就把母亲接回到老房子住。

母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一直牵挂着儿子的母亲，听说顺财从医院回来了，执意要去看他。那时刘顺财已病入膏肓，可是当母亲坐他身边时，他却奇迹般地 and 母亲唠了 40 多分钟。刘顺财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他在临终前一个月，说什么也要到老房子再看看为 8 个儿女操劳了一生的母亲。为了了却顺财的心愿，妻子帮他穿上那身警服来到了老房子。刘顺财为了不让 70 多岁的母亲伤心，进屋后就挨着老人身旁坐下，以避免让母亲正面见到自己消瘦蜡黄的脸庞。老人见儿子来看他，非常高兴，顺便告诉儿子老挂钟出了毛病。刘顺财听了，强忍疼痛站在挂钟旁修了起来。这在平时只要几分钟便可修好的小毛病，这次却用了 20 分钟。妻子看到刘顺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脸上直冒虚汗，走上前去扶他，被顺财推开。为了不让母亲看出破绽，稍稍休息后刘顺财就示意妻子带他走，因为当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

临走前，他拉着母亲的手说：“妈，你好好照顾自己，别惦念我，过些日子，我要出趟远门。”白发人目送黑发人离她而去，她哪里知道，此一别竟成永别！顺财在妻子的搀扶下回到家后再也未能站起来。时至今日，神志已不太清楚的老人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永远地离开了她，常常自语道：“顺财咋不来看我呀？”

第三章 心中的绿洲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

刘顺财一生就信共产党。为了这片魂牵梦萦的绿洲，他苦苦跋涉了 22 年。

1954 年 9 月 25 日，排行第五的刘顺财降生在柳河县三源浦镇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在这个小镇上他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就赶上了奔赴广阔天地的浪潮。少年时代，刘顺财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曾担任过班长、少先队副大队长、团支部书记。

他在入党申请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从跨进学校那天起就常常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立志当好革命接班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上中学时任班里团支部书记，在此期间我逐步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含意，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1998 年 1 月 21 日，刘顺财在值班时突觉肝部疼痛，经确诊为肝癌。面对疼能的折磨，他对领导说：“我要坚持下去，多干点工作实行我多年入党的心愿。”当他在北京医院得知自己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时，激动得落下了热泪，他紧紧地拉住医生的手求医生给他尽快治病。6 月下旬，当他再次获悉镇党委要在“七·一”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的消息时，毅然决定停止治疗，回去参加宣誓仪式。亲人的劝阻、医生的制止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说：“我不能做一个没有宣誓的党员。”

22 年来，刘顺财写过 20 多份入党申请书。他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由于基层党建工作农行归属地方支部，每 3 个才能轮上发展一名干部新党员，而刘顺财同志文化水平不高，提不了干，入党问题也就迟迟未决（镇党委有关领导是这样解释的）。尽管如此，他仍然矢志不渝，坚信终有一天，

能够投身党的怀抱。

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当三源浦镇党委副书记中桂荣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时，他动情地说：“入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我可能活不到转正的那一天了，但党组织接受了我，我死也瞑目。”在场的人无不为他这样的思想境界所感动。

1998年7月1日，鲜红的党旗下，刘顺财庄严地举起了右手，一股热流涌遍全身。22年执着无悔的追求，2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入党宣誓结束后，他兴冲冲地回到家，正在他家串门的妻妹张福霞问他：“入党啦！宣誓啦！看你美滋滋的样儿，申请那么多年才入党，有啥乐的？”刘顺财一本正经地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三个单位一个支部，入党名额有限。”

心直口快的妻妹又说：“你真傻，人家都信佛、信教了，你病成这样，入党图个啥，有交党费那钱，不如买点吃的补补。”刘顺财认真地说：“我就信共产党，我就图共产党为老百姓干实事，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老刘家的今天？”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那个有11张嘴的巡道工之家，一直靠单位的补助维持生活；8个兄妹有5个靠学校免费读书；又靠政府安排了工作，过上了好日子。刘顺财的心灵深处早已扎下了跟党走的根。毋庸置疑，这也正是刘顺财人生信仰的萌芽。

1997年8月的一个雨夜，正在办事处值班的刘顺财对另一个经警马文志说：“今晚天气不好，要多注意点儿。”话还没说完，警报器忽然响了起来，刘顺财敏捷地拿起半自动步枪，从值班室了望口向库房和营业厅观察。同时让小马检查警报器，检查库房周围和营业厅。小马拿着自卫棒伸手就去开门，被刘顺财一把拉住：“我先出去，你拉开距离，如果我在前边出事了，你马上回值班室，把门插上打电话报警。”

原来是雷电震响了警报器，一场虚惊。

两个人回到值班室，小马说：“刘哥，你处处让人佩服，刚才要是门外真有坏人，你危险最大。”刘顺财说：“我岁数大，有经验。”

小马走到床头桌前，看了看刘顺财还没有写完的思想汇报说：“刘哥，你要求入党这么多年都没人上，还让我也写入党申请，我看写也白搭。”顺财说：“早入晚入没关系，咱不能泄气。再说组织上没忘记我，还让我参加组织部的培训班，等我条件具备了会吸收我的，我给你的两本书和党章你可要好好学学。”小马说：“我正看呢，回家看你给我那本，值班时就翻你这本。”

石灰，当别人向它泼冷水的时候，反而更加热气腾腾。这是刘顺财在摘记中记下的一句话。他时时以此告诫自己，不气馁，不退缩。

刘顺财，孜孜以求 22 年都没有入党，却怀着对党的无比热爱与忠诚，把党章和党史送给同事和好友，裴应燮、于红、马文志至今还保留着他送给的这些书。他甚至在病重期间，还去找已调到第二储蓄所工作的裴英燮，问他写没写入党申请。临住院前，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嘱托同志于红给自己按月交党费，并把仅存有几十元钱的信用卡和一个活期存折交给了于红。

他对党的信仰和执着，使大家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赤子捧出的滚烫的忠心。

1998 年 7 月中旬，刘顺财的病情稍有好转便找到主任：“我喜欢经警工作，可现在身体不行了，给我安排点别的工作吧！”主任劝他安心养病，可他却说：“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是个新党员，应该多做点工作！”这期间，办事处正在维修房子，他不顾劝说，每天忍着疼痛早早到工地监工。

妻子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心疼地对他说：“整天吃青菜，没有油水，你看你都瘦成啥样子，从今往后，我要给你做点可口的有营养的。”刘顺财动情地说：“治病花了这么多钱，拖累了那么多人，你就是做了，我也咽不下去呀！”妻子想到他患病期间

拒绝吃补品、贵重食品，甚至不许买鸡、买肉的情景时，含着泪说：“你不吃，你不吃我也做！”刘顺财孩子般赌气地说：“你做吧！做吧！我不吃，我看做了有啥用。”妻子爱也不是，气也不是，一扭身出了屋，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顺财的妻妹领着姑姑走了进来：“姐夫，大姑找人给你掐算了，你要是跟大姑他们一块信教，能减少痛苦，说不定病还能好。”顺财说：“大姑，你的心意我领了，别人信教我不信，我是党员哪。”姑姑说：“啥党员不党员的，我们信教的人里也有党员。”顺财说：“全国党员多了，信教的是极少数。”大姑又说：“顺财，大姑找风水先生看了，你家这门得动一动。”“故宫的风水好，都是最能耐的风水先生看的，哪代皇帝没倒台子？我啥也不信，我就信共产党。”刘顺财瞪着眼睛大声地把这句话甩给大姑，就往门外走去。大姑追出来说：“顺财，你疼时念阿弥陀佛。”

信仰指引着灵魂，人要是没有他所信赖的原则，没有他所坚持的立场，他又怎能辨明自己追寻的目标，又怎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契诃夫讲过，我觉得人都应有信仰，或者都应当去追求信仰，不然，他的生活就空洞了。

刘顺财心中的绿洲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他的一生平凡而充实。

第四章 最后的岁月

从1998年1月2日，刘顺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到同年12月20日去逝，刘顺财最后的岁月，5次进京接受治疗，每次花费都在3万以上，为此他一直惴惴不安。萦绕他脑际的始终是如何为党再尽最后一份力。

1998年9月25日是刘顺财的生日。这天下午，他忍着肝部

阵阵剧痛来到经警值班室，找到于红：“于红，你们几个受累了，千万把保卫工作抓好，还要在省行专业竞赛中争取拿名次。”然后又到维修工地，全面检查了一遍工程质量。可是，疼痛越来越加剧，一阵眩晕倒在工地上，办事处的同志把他扶到经警值室。此时正在办事处检查工作的县行张行长闻讯赶来，关切地对他说：“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还在要上工地？”他说：“我知道活不了多久了，我就想多干点活儿……”

办事处领导和同事们一面将他送回家，一面联系车辆和医院。妻子看到疼得在床上翻滚的顺财，抽泣着对帮助收拾东西的工会主席说：“这是为了给他过生日买的半斤猪头肉和一块猪肝，怕是他吃不到嘴了……”办事处准备连夜送他到通化市医院治病，他忍痛对领导说：“看样子我不行了，去医院也没有用，别在我身上花钱了。”同志们含泪强将他扶上车。经通化市医院检查已为肝癌的最后阶段……

躺在病榻上的刘顺财望着抽泣的妻子和已哭肿眼的女儿，噙着泪说：“福芬，组织上给了我莫大的关心，我想写封信给沈主任和李主任。”妻子忍住哭声：“你说吧，我写！”

沈主任、李主任：

你们好！

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多么想念你们啊！……我有病以来，大家先后来看我，拿了那么多钱……我欠大家和组织的太多了，请沈主任和李主任开大会时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可能无以报答了。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也许赶不上转正的那一天。我已在党旗下宣誓过了，可我给党做的工作却太少了，我多想重新站起来，再为党多做点工作啊。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一生的追求没有错，我的信用卡已交给了于红，每月的党费由他代交。

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同志们！

刘顺财 1998 年 10 月 15 日于通化医院

写完信，刘顺财迟滞的眼光又投向了站在身边的女儿，吃力地说：“小阳，爸爸得病能活到现在，全靠组织的帮助，你可千万要记住呀！你妈和我都是党员，你三个大伯也都是党员，你今后也要靠近组织，一定要争取入党！”说到这里，他轻轻地合上眼睛，又极力睁开，喘了一口粗气，继续说：“爸爸对不起你，要不是我有病你也不会辍学打工，拖累了你们……”女儿扑在爸爸的身上流着泪说：“你是我的好爸爸，快别说了……”顺财望着妻子说：“福芬，你记住，我真不行那天，你千万不要再去麻烦单位，千万不要把我拉回家去办丧事，咱家楼下就是储蓄所，会影响储户存款的。”妻子点了点头，三人抱头痛哭。病房里另两名中年妇女听了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9 月 25 日，仿佛是经过了一番悲壮的筹划：45 年前的这一天顺财来到了三源浦，45 年后的同一天他又在他的降生地昏倒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就在这一年，刘顺财被吉林省分行授予全省农行“专业能手”称号，然而，他只能把这项桂冠连同他的精神永远地留在了长白山深处！

1998 年 12 月 20 日。年仅 45 岁的刘顺财在与肝癌的顽强抗争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妻子拿出一件装在塑料袋里还没来得及打开的夹克衫，这是顺财生前与妻子去商店，看着十分喜欢又没舍得花 70 元钱买的衣服。后来妻子下决心给他买了，他让妻子去退掉，妻子却悄悄把它留了下来。妻子含着泪说：“顺财，这件衣服咱不退了，你喜欢就穿走吧！”

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妻子再也控制不住感情趴在顺财身上失声痛哭。

刘顺财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递交了一份

优秀答卷。他的足迹正是他信仰和追求的镶嵌，正是他一生努力和奋斗的印证，也正是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折射。

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胸怀坦荡，精神永存。一副副挽联表达了父老乡亲对顺财的崇高敬意。

刘顺财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开后，三源浦办事处的职工、镇直属单位、企业、街道纷纷要求为他召开追悼会，职工们自发地买来白纸叠花，买来了黑纱。办事处和镇委根据刘顺财生前表现和群众意愿，决定破例为刘顺财同志召开追悼会。

12月22日，满天飘舞的风雪加剧了长白山下凌晨的寒冷。弥漫了一夜的小雪还没有散去。县支行领导、镇委领导、办事处职工、门卫、更夫、勤杂工、镇直单位、企业、街道、刘顺财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熟知他的群众近400人，就纷纷赶到医院为刘顺财送行。

一位身患脑血栓的退休老人，在老伴的搀扶下泣不成声地挤到会场前面，他边走边述说着：“可惜呀！他是个大好人，走得太早了！”是的，顺财走了，默默地走了，正如他默默地来，默默地工作一样，从不张扬和表现；是的，顺财走了，匆匆地走了，顾不上70多岁的老母亲，顾不上下岗的妻子，顾不上自己疼爱的孩子。带着他执着的信念、永恒的追求和对同志的无限眷恋永远地走了。

巍巍长白山垂首致哀，汤汤大柳河掩面哭泣。三源浦的父老乡亲送走了他们看着长大又回报家乡的大山之子。

刘顺财同志在生前摘记中写道：“大树茂盛，小草渺小，但给人间的同样是绿色。”是啊，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可他以一名普通农行员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以一个共产党人对事业、对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在人们的心里浇铸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临终之曲不寻常。

死亡为他有限的尘世生命落了幕，同时又揭起另一幕，使他